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旁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為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

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嘗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弼曰有有其事○旁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

能知古始
旁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夫

是謂道紀

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弼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

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旁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三

三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靡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遠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旁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河曰謂下句也

豫子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

川眾人貧者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河曰舉事輒加重慎與與乎若冬涉川心
難之也○弼曰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
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雱曰豫者
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
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
從事於務

猶若若畏四鄰

明皇曰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
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河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
鄰知之也○弼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
然不知所趣向也上德之人其端非不可
親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雱曰可以無
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
故常如畏鄰欽行而不縱也

儼若容

河曰如容由至人儼然無所造作也○雱
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渙若米將釋

明皇曰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為而不凝
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河曰敦
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
雱曰人生之始同於大空凝為我體如水
有冰故為道有冰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
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切嘗原之
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
者反本而已矣

敦若其若樸

明皇曰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
若質樸而無所分別○河曰敦者質厚樸
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雱曰
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於人偽故若
樸也

曠若其若谷

明皇曰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合容若彼
容谷○河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
功名無所不包也○雱曰性全不虧而不
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渾若其若濁

明皇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河曰渾者
守本真濁者不照然也與眾合同不自尋
弼曰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
名也○雱曰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空
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明皇曰孰誰也誰能於彼澤濁以靜澄止
之今徐自清乎○河曰孰誰也誰能如水
之濁以而靜之徐徐自清也○雱曰澄性
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
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
者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明皇曰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

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
出也生猶動出○河曰誰能安靜以久徐
徐以長生也○弼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
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
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零曰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

保此道者不欲盈

明皇曰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河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零曰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明皇曰夫惟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河曰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爲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零曰道本無體非器所成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

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於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向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

虛極

守靜篤

明皇曰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河曰守清靜行篤厚○弼曰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零曰致虛欲極守靜欲篤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學者之事實則妨道動則達性故爾萬物並作

河曰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弼曰動作生長○零曰萬物由虛靜出生還歸於虛靜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河曰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弼曰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零曰虛靜則明明則見理見理非以有爲將觀復性之情也

夫物芸芸

河曰芸芸者華葉盛

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又云所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華葉芸芸生性皆歸復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芸芸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河曰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弼曰各

反其所始也○零曰復復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浮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華葉萎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河曰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零曰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者在生之先

道之全體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

復命曰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彌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零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極則為明零曰所知非常則非真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彌曰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曖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零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

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包容○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彌曰無所不包

通也○零曰知常則達于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彌曰無所不包容則乃至子蕩然公平也○零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河曰公政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彌曰蕩然公平則乃至子無所不周普也○零曰曰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萬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河曰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彌曰無所不周普則乃至子同乎天也○零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王德如天乃能行道○河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彌曰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子極虛無也○零曰因有

道乃與天侔侔天乃所以盡道道則莫知其天乎人乎

道乃久

明皇曰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河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弼曰窮極虛

無得物之常則乃至於窮極也○零曰所

謂常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同天行道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

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

不危殆也○弼曰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

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兇虎無所投其

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零曰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孰能危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明皇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

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

故人無德而稱焉○河曰太上謂大君無

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

臣事質樸也○弼曰太上謂大人也大人

在上故曰太夫人在上居無為之人行

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

之而已○零曰因三皇之出無為而治使

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之手

其次親而譽之

明皇曰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

功高故譽之○河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

故親愛而譽之○弼曰不能以無為居事

不言為教立善施化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零曰政有明效則百姓戴恩懷德毀譽之

名彰雖足以為治一時而上已離道德之

全下已失性命之正亂自此始矣此仁義

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設刑法以治之○弼曰不能復以恩

仁令物而賴威權也○零曰此法制之治

其次侮之

明皇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則驅以刑罰

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河

曰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弼曰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

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零曰失德無政

則民侮之一本作畏之侮之無其次二字

信不足焉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則有巧詐民

有不信焉

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

下有不信之人○河曰君信不足於下

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弼曰言從

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

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

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零曰孟子

曰有諸已之謂信經曰其中有信人盡其

性則不失天命之常故曰信也上離道而

治則非性之質而失其常矣故於信為不

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於偷薄詐偽故

曰有不信也下有不信亂之大者

猶考其責言

明皇曰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河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聖於言恐離道失自然○雱曰猶豫之猶猶者不決貴者不輕也莊子曰言者風波也聖人出言常若有所疑不敢輕發言且不敢輕而況於為乎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無字字非功成事遂

河曰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也○河曰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弼曰自然其端非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親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猶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不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雱曰遠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明皇曰流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滯沫生於不足周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弼曰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智惠出有大偽

明皇曰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河曰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費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弼曰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觀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惠出則大偽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明皇曰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也久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河曰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雱曰至德之世民盡其性

六親非不孝慈而孝慈以為常故無孝慈之名今尚孝慈之行而尊之者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明皇曰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河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耶備爭權乃有忠臣臣救其君也○弼曰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內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雱曰明治則人無不忠孰為忠臣

絕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河曰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盡象含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棄智惠反無為

民利百倍

明皇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

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御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天性是有百倍之利○河曰農事無私○雩曰民之性質純粹無疵以其失真沉偽故強立聖智以為君師而民因聖智之迹更逐而不反離本愈遠矣故有一時之小補而終使民喪其不質之樸絕而棄之則民復於無事其利可勝計哉

絕仁棄義

河曰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

民復孝慈

明皇曰絕兼愛之仁棄裁制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河曰德化淳也○雩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

老相為終始矣

絕巧棄利

河曰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窶貪路閉權門也

盜賊無有

明皇曰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和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雩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未傷本者此三者

此三者

河曰謂上三事所棄絕也

以為文不足

河曰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雩曰文於質為末未勝則不足民所以失性一本云文而未足非

故今有所屬

明皇曰此三者俱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至教更令有所著謂下文也河曰當如下句○雩曰今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河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故可法則○雩曰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蓋秋之時萬物復靜其色為白天理固然樸者性之全以樸為本以器為末

少私寡欲

明皇曰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窶貪欲○河曰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河曰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云絕文甚不足不令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今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雩曰私欲皆有已之所為有已則有物有則外重外重則失本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

河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

明皇曰絕仁為俗學則溥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河曰除浮華則無憂患也

有樂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河曰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貧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明皇曰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唯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哉○河曰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雱曰道體本一已降於全復分陰陽擾擾起矣種種分別皆屬妄心照以道真理同夢幻且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元無異狀而世之人以唯為恭以阿為慢是非喜怒因此生情反求唯阿所以異者竟何謂

也善惡之殊亦若此夫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昔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河曰人為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弼曰下

篇云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者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

足益之則憂故積慮之足何異截鶴之脰畏譽而進何異異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雱曰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若已上所以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世故種種分別與民同之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絕累忘形亦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道既兼忘宜若忽

人事而實無忽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若不畏絕俗學則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河曰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弼曰歎與俗相返之遠也○雱曰萬化相推終則有始生生無盡豈有央乎而世人欲物物為之美惡不亦惑乎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眾人熙熙

河曰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眾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臺動生食欲○河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弼曰眾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雱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

變眾人則隨化而遷一見美惡樂得其生
自以為美善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
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
明乎至理者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
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河曰如小兒
未能答偶人時也○弼曰言我廓然無形
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未能孩也○
雲曰性體怕然不萌智慮含和守一同於
嬰兒古本作廓兮非也怕與泊同怕者不
流之義廓者虛大之名文義考之理當從
怕

乘乘子若無所歸
明皇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
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河曰我乘
乘如窮鄙無所歸就○弼曰若無所宅○
雲曰乘乘者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故若

無所歸蓋唯變所適無所嚮者故也一本
作偶偶子無所歸非也

眾人皆有餘
明皇曰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
示光大○河曰眾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
為詐○雲曰矜攬庶物故常有餘

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常若不足有所遺忘○河曰我獨
如遺棄似不足也○弼曰眾人無不有懷
有志盈溢胃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

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雲曰超然自喪
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
心也○弼曰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
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觀我類然若此也

純純兮
明皇曰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
心純純故若遺爾○河曰無所分別○弼
曰無所別析不可為名○雲曰純純兮似

愚而真智之極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矜巧智也○河曰明且達也○弼
曰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自韜晦也○河曰如闇昧也○雲
曰物我兼忘不主分別故若昏

俗人察察

明皇曰立法制也○河曰察察急且疾也
弼曰分別別析也○雲曰推昭昭之意加
之政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唯寬大也○河曰悶悶無所割截
雲曰推若昏之意加之政則寬大悶悶然
矣悶悶謂不取日前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
極也○弼曰情不可觀○雲曰自怕兮未
兆而下有諸事物及此又歸於性本湛然
深廣如海之積水水性全矣一本作忽若

晦非是

變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容貌忽然若昏睡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河曰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弼曰無

所繫繫○雲曰澹兮若海以言性體此則言其用變然無所不通而無所繫著非用而何一本變作寂非

衆人皆有以

明皇曰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

之意○河曰以有為也○弼曰以用也皆

欲有所施用也○雲曰物於物則為物用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而物莫能用

而我獨頑

河曰我獨無為

似鄙

明皇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河曰鄙似若不逮也○弼曰無所欲為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雲曰物莫能入可

謂頑矣見若不親可謂鄙矣一本且作似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河曰我獨與人異也

而責求食於母

明皇曰求食於母者責如嬰兒無營谷爾

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

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

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

臨文則向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

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弼曰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責未飾之華

故曰我獨欲異於人○雲曰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道者萬物之母也一本無求於

兩字亦通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河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明皇曰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

是順○河曰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

所行獨從於道也○弼曰孔空也唯以空

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雲曰道之在

我之謂德德至則與道為一道不可容因

德而顯德者無我從道而已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明皇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河曰道之於萬物獨

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雲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忽兮恍其中有像

河曰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

恍兮忽其中有物

明皇曰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

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河曰道

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造化因氣立質○

弼曰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

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也○零曰一陽一陰乃成

物恍惚者陰陽之妙故能變化以成象物

一本作恍兮忽兮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明皇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

妙甚存○河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弼曰窈冥深

遠之欺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

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也○零曰精者物生之始前稱象物

道之具體道體既具乃生萬類萬類之所

出在深妙不測之際故云窈兮冥兮

其精甚真

河曰言道精氣神妙甚真也非有飾也○

零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云甚

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窈冥之情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

用不差故云有信○河曰道匿功藏名其

信在中也○弼曰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

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也○零曰窈冥之精萬物作類

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

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

未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明皇曰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

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

之名故古今不去○河曰自從也從古至

今道常在不去○弼曰至真之極不可得

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

而成故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也○零曰

常道常名未常變易

以閱衆甫

明皇曰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

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曰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

受氣○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

物始也○零曰甫美也莊子曰神奇復為

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夫萬物之美遷易不

常唯道常住故能徧閱之閱如閱人多矣

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河曰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以此

明皇曰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

爾○河曰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

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弼曰此上之

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

哉以此知之也○零曰道常住而衆美不

常故能閱其萬變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

不常者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曲己以應務則全○河曰曲己從

衆不自專則全也○弼曰不自見其明則

全也。○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遷，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生相類。

枉則直

明皇曰：枉已以申人則直。○河曰：枉屈已

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雱曰：於形枉者，於理為直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過物，而不知物變之無窮，其直乃枉也。唯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則理直於中矣。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執謙德則常盈。○河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雱曰：澤以窪下，故眾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守弊薄則日新。○河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雱曰：非秋冬之雕殺，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抱一不離則無失。○河曰：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雱曰：道在乎微性存乎樸，得者得其本，故不多也。欲體上四事，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有多為則惑亂。○河曰：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弼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雱曰：棄本逐末，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明皇曰：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曰：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雱曰：抱一者不離於精，夫唯抱一不二，乃體道盡性，物我玄同，故能應而不窮也。此句上文言道之理，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故行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人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

則其德全自明。○河曰：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雱曰：自見則有己，己則蔽於己，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人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河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雱曰：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人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矣。○河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雱曰：伐功生乎滿，假知窪之為盈，則豈有滿假之累。

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術，則人推其長。○河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雱曰：矜者，耀其榮之謂，耀其榮則弊矣。唯能居弊，乃所以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雲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得而況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曰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河曰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雲曰曲者虛己而應理緣物為變而不與物迂凡上諸說要在於是全而歸之者庖丁善刀而藏之之意竊原此篇養生之旨也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而養生者莫善焉所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非克己以期全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耳若觀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為之則賢人之事學者之德於道為未盡夫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廉四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明皇曰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

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河曰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雲曰希與上篇聽之不聞者同自然者不因物而然也希不與物並而無所交感獨出於萬法之上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明皇曰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疾執滯則失道而生迷○河曰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雲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

過所以不能久

孰為此者天地

河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

天地尚不能久

河曰不終於朝暮也

而況於人乎

明皇曰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河曰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弼曰言暴疾美與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

明皇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河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

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明皇曰體道忘言則同於道矣○河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